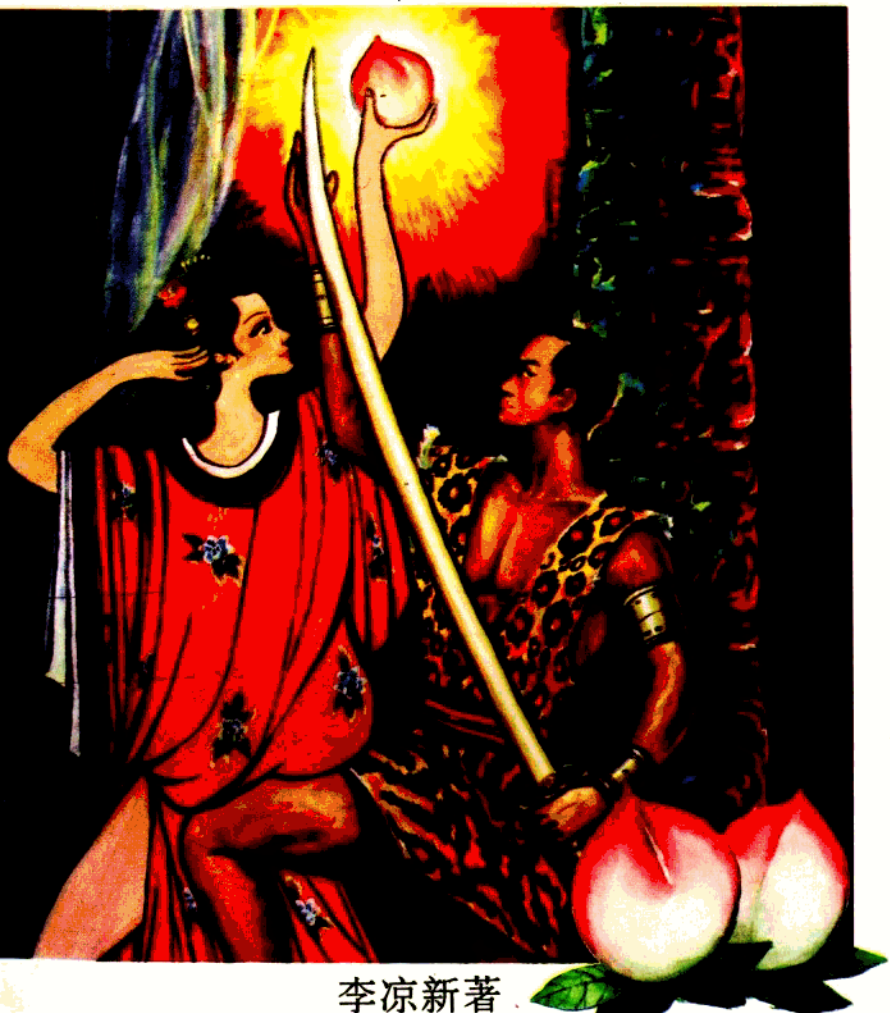


# 秘谷鸳鸯



李凉新著

秘谷鸳鸯

李凉新著

(中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脑袋，看了看双手。

他不知道死后是何种情状？是不是有感觉？

他刚才是有感觉的，像生前一样，眨眼，眼皮动，摸头，有知觉，看手；手有血迹。

他慢慢地站起，渡向那透着光亮的洞口。

时刻已近正午，炽热的太阳，正斜挂在左上方的天空。

洞外是座削壁，往下看，约莫有百丈多深。

洞右是平坦的草坪，接着是一望无垠的森林。

洞左是陡坡，高高低低，直达山麓。

身后是座目不可及的高山，山势峻峭，怪石峥嵘。

他正向四下环顾。

蓦地，一声娇呼，起自右边森林；“玉弟弟，你醒啦！”

他陡地一震，旋首四顾，一瞥火红色的身形，正穿出树林向他立身之处电驰而来。

他神情略怔，倏即狂喜迎向前去。

嘴里在喊：“婷姐姐！你怎么来的？”

二人在草坪相遇，立即相互拥抱着纠缠在一起。

原来，那瞥火红色身形，正是唐玉一别月余，久寻未获的师姐——华婷。

久别重逢，自是喜悦至极，竟连男女之别也给忘了！

这，唐玉倒没有什么感觉，虽然他外型已煞似壮男，实际上，他总共不过十一岁，甫见婷姐，怎能不欣喜欲狂！

但，华婷可不同了！虽然她外型比唐玉纤小，却已是将近豆蔻年华的姑娘，何况练武之人早熟，相逢之际，喜极相拥，乃是出乎自然，便是过了一會兒，却感到胸前那二顆微隆的玉峰，正承受着越来越重的压力，故而，脸上发着烧，嘴

里喘着气，想推推不开，心头小鹿直撞，弄得全身不舒服。

蓦地，唐玉不知道想起什么，竟松开环抱着华婷的双手，两只大而明亮的眼睛，楞楞地直往他婷姐姐脸上瞧。

华婷脸上，原来已经通红，被唐玉楞楞地瞧着，倏地又呈显无限的娇羞，媚怯怯地低下头来。

没头没脑，唐玉竟带着惊疑的声调，大声地问道：

“婷姐姐！我没有死吗？”

华婷倏抬头，似在生着气，满脸娇嗔地哼声道：“玉弟弟，你是不是疯啦？好好地，怎么死呀死的！”

唐玉又楞了！伸手摸摸脑袋，自言自语地喃喃道：“我记得被条大蛇缠住，闭住气，昏过去了，那怎么到这里来的？”

华婷像是明白了！绽容一笑，向唐玉道：

“啊！不错！不错！有那么回事。”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“是我从大蛇怀里救出你来的！”

唐玉睁大着眼，似不深信的问道：

“那么，大蛇呢？”

“大蛇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！？”

“死了，不死我怎能救出你来？蛇那么大！”

“啊！”唐玉也明白了。心想：大概是我咬死的？想着，想着，竟有腭露笑容。点头晃脑起来！

华婷见唐玉那付洋洋自得的样子，不由诧异地问道：“玉弟弟，你怎么啦？什么事想的那么得意！”

唐玉抬起头来，看了华婷一眼，这才答道：

“婷姐姐！昨夜我被大蛇困住，逼得透不气来，眼看就要

完了，我气不过，狠命咬了它一口，当时好像觉得一股冷冰冰黏黏的东西，直往我嘴里流，我要喘气，既然吐不出来，只有往肚子里咽，后来，我就昏过去了！现在想来，那条大蛇，大概是我咬死的？我咽下去的，想必有蛇血。”

说到此处，倏地又“啊”了一声，接着，神色慌张地喃喃自语道：

“糟了！糟了！蛇血有毒？那怎么办？”

华婷见他那付紧张慌乱的样子，非但不着急，竟自“哈哈”地脆笑起来！

唐玉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埋怨着道：

“婷姐姐，人家急死了，你还笑！”

华婷这才忍着笑意，慢条斯理道：

“玉弟弟，是你自己要急吗？那我有办法！你不想想，你喝蛇血多久啦，要死，还能等到现在？”

唐玉一听，心想：这也对！我喝了那么多血，到现在该有五个时辰了，要有毒还不早死了？

于是，他望着华婷，点点头，华婷也在望着他，笑了笑。

半晌，他倏地又问华婷道：

“婷姐姐，你怎么知道我被大蛇困住的？师父呢？”

华婷道：

“我也正要问你哩！你这些时日到哪里去了？”

说着，牵住唐玉的左手，又道：

“走，我们到那边山洞时去谈，这里可能有坏人！”

俩小无猜，携手并肩地穿过草坪，走向山洞。

山洞入口很小，转二个弯，才到达唐玉刚才睡过的那间，里面空无一物，不甚宽大，光线也不十分暗淡，俩小进入洞

内，相对席地而坐。

唐玉坐下之后，见华婷仍是十分悠闲，不带一丝焦急之色，博知师父定无多大变故，乃先将自己由隆中山而玉梅庄，而森罗门，以及昨夜的前后经过，详详细细地向华婷叙述了一遍，并提出三个问题。

一、师父目前的行迹？

二、据婷姐姐猜测，自己拜活阎罗徐元门下为记名弟子，师父会不会谅解责罚？

三、婷姐姐来此途中，是否见过莫聪与楼俊？

华婷闻唐玉详细地诉说别后经过，心里惊、喜、疑均有，可说五味俱全！她先答复来此途中未曾遇见莫聪与楼俊，师们对他拜在徐元门下之事，据她的猜测，大概不会责怪。然后才说：

“我随师父在汉水投水而去，是因师父发现我的杀父仇人雪山魔鹰邓通玄门下弟子，想追踪而去，以便查察邓魔履足中原的企图。不意邓魔之徒，狡谲异常，甫抵襄阳，即已遁迹而去，除发现与黑巾盟人物经常混迹一起而外，其他一无所获！后闻有人冒师父之名，假扮师父形象，为害武林同道，经过一番查案，这才得悉乃黑巾盟所为，并已被你查明真相，澄清事实，因寻你不着，故又南赴黔省，查察黑巾盟为害江湖人物之事，昨夜二更，始抵达此间洛阳店。”

至此，唐玉插嘴问道：

“那么，婷姐姐怎么找到我的？师父为什么不来？”

华婷笑了笑，答道：

“是师父差我来的。今天早晨，听说昨夜三更左右，有人山下湖泊附近激斗，那是传云黑巾盟总坛所在之地，师父

怕你在其中，她老人家因其他事故，必须亲自前往，故差我前来找你。不意她老人家料事如神，一找就给我找着了！”

唐玉急急道：“那我们快下山找师父去！”话毕，立即作势欲行。

华婷笑着道：

“我刚才已经去找过啦，走了！好在师父曾经吩咐过，如果找到你，就不必一定去找她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她老人家会来找我们的。”

唐玉听说师父吩咐不必去找她，心想：又不知哪天才能见到师父？故而脸上悻悻然，精神落漠。

这可使华婷误会了！女孩儿心眼多，她以为唐玉不愿意单独和自己在一起，立显不愉之色，冷冷地道：“哼！你有什么兰姐姐，玲姐姐的，就讨厌我了是不是？那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走开好啦！”说着，倏地站起身来。

唐玉给弄的莫名其妙，不知怎么一回事？心想：兰姐姐和玲姐姐又没有惹着你，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吗？但想归想，嘴上可不敢这样说，只是楞楞地望着她。

华婷站起身来，并没打算真走，她这种举动，纯粹是“酸”味！下意识里，总以为她一生气，唐玉一定会着急，只要稍为讲两句好话，保险没有事，不意唐玉是鲁男子，实际上，他只有十一岁，哪能懂这些，急归急，急在心里，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！华婷弄得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，尴尬至极，心里一委屈，忍不住泪珠滚滚而下，娇躯一扭，可真往外面走了！

唐玉见华婷真得扭身而去，不由急急站起来，连跑带喊地道：“婷姐姐，你到哪里去？我又没有得罪你嘛！”

等唐玉追出山洞，华婷已一声不吭地在草坪上疾奔。

眨眼间，华婷似越过草坪，闪身入林。

唐玉见华婷身入林内，既不知究竟为何事生气，又恐怕林内再跑出条巨蛇来，心中真是又怕又急，立即运足全身真力，脚下加劲，闪电般追入林内。

林内树木参差，地下松软，二人身在林中，华婷可要比唐玉跑得慢了！

三五个转弯，唐玉已在华婷身后不及二步，这孩子可真聪明，一声不响地陡一纵身，已拦在华婷面前，一把将她抱个满怀，嘴里且喊道：

“婷姐姐，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，你打骂都可以，为什么一定要走？你走了，我不又是孤伶伶的一个人了？”

说着，泪珠竟已滚滚而下，敢情内心正受着莫大的委屈。

华婷疾奔而走，并不是真的生气，这种心情，恐怕连她自己也弄不清。一见唐玉那付满含委屈的可怜相，不由感到十分内疚，态度立即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连连轻拍着唐玉的左肩，说道：

“玉弟弟，别哭！婷姐是跟你闹着玩的，看，你这么大了，还哭？不害羞，走，我们去看看那条大蛇去。”

这又给唐玉弄得莫名其妙了！心说：人家都快急死了，你却还是闹着玩的，这种玩儿，我可吃不消。

唐玉自在想，华婷已挣脱他的怀抱，牵着他的手，在向前面走去。

不一会儿，俩人已来到巨蛇身侧，蛇正卷缩在树林深处，僵硬了。

唐玉看呆了！想不到这条蛇竟有如许大？卷缩在一起，怕



有三丈多，全身墨绿，正闪烁着刺目的丝丝光亮！

华婷忽然将握着唐玉的手紧了紧，娇声细语地道：“玉弟弟，这是‘丹’吗？怎么跑到这里来的？”

唐玉很奇怪，问道：“……”

“婷姐姐，什么叫‘丹’？”

“‘丹’是岭南一带产的大蛇，但像这种墨绿色的很少，普通也没有这样大，这条怕有一千多年了？”

话到此处，微微一顿，又道：

“玉弟弟，听说蛇胆对眼睛很有益，这条蛇，皮也大概很厚，我们把它剥下来，看能不能做衣服。”

唐玉儿是小孩性行，心想：这倒很好玩，嘴里说着“好”，人也已走向巨蛇，边走边向腰际摸出一枝指姆弓小箭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开膛刮腹，取出蛇胆，继着，割下蛇腹上一大块二分多厚的蛇皮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

“婷姐姐，我们走，回那山洞里去。”

华婷此刻，竟前隙已消，蹦蹦跳跳地跟在唐玉身后，回到山洞。

唐玉正在折叠蛇皮，华婷叫唐玉快将蛇胆吃了。唐玉漫声应道：

“我不吃，那给你吃。”

华婷道：

“我才不吃，取蛇胆，本是想给你吃的嘛。”

唐玉已摺好蛇皮，就在腰际，站身起来，道：“婷姐姐，你不说蛇胆对眼睛有益吗？那你就吃了吧！”

华婷嘟着嘴，半晌始道：

“就因为蛇胆对眼睛有益，才叫你吃嘛。”

这妮子原来是有意的，她是想借此补尝刚才的无理取闹吗？

唐玉可不管，心里怎么想，行为怎么做，他不听这些，硬将那鸡蛋大的蛇胆，向华婷手里塞，说道：

“婷姐姐，你吃掉吧！我眼睛很好，用不着它。”

华婷大概又生气了？一挥手，竟返身往洞里走，嘴里说道：“不要！你不吃，我一辈子也不理你！”

说着，人已走近洞壁，蓦地一怔，嘴里发出惊“噫”，竟迈开大步，向左侧转进里洞，倏忽不见了。

唐玉急了！他以为婷姐姐真的又生气啦，故立即掠身追踪，甫近洞壁，亦自一怔，但未及细思，人已随洞势而进！

敢情这洞还正深，五步一转，七步一弯的，逾往里逾宽大。

唐玉虽想尽量加快步伐，但山洞弯弯曲曲，不知道该向哪边转弯，且洞里漆黑，目力不能及远，怎么样也快不起来，心里直急得发跳。

时间稍久，心里已较为平静。

忽然，他似有所觉，喃喃自语：“婷姐姐一定是发现此洞，才闪身而入的，并不是生我的气！”

想到这里，他心思略宽。

敢情，他仍一直认为华婷在生他的气哩。

但，婷姐姐人呢？

他又着急了，嘴里直喊着：“婷姐姐！婷姐姐……”

山洞深邃，回声绕壁，华婷的人影不见。

唐玉急得热泪满眶，仍在跑着！喊着……

蓦地，唐玉怔住了。

他正立身在五条通衢的中心，时间久了，目力已渐渐习惯于黑暗，这五条通衢，正像缺只姆指的手臂，唐玉立身之处，有如手臂的腕部，手臂正像唐玉的来路。

那“食”“中”“小”“无名”指，漆黑深邃的不知伸向何处？

他脸含惊地看看来路，又看看去路，喊了二声“婷姐”，没有人回答。他急得团团转。转能解决问题吗？唐玉沉默了！

他在思索应该走哪条路才能找到婷姐姐？四条深邃的山洞，像叉开的四指，该走哪一条，只有碰运气！

半晌，唐玉决定了，满是坚毅的神情，他走向中“指”山洞！

这条山洞——该称隧道——比来的那条较窄，弯亦比那条大。”

两壁俱是坚硬如铁的岩石，

岩石潮湿，像这座山不耐燥热似的在出汗，但地下却甚是干燥。

唐玉心怀恐惧在往洞里行。渐渐地，他感觉地势急速的往下倾斜。

也不知转了多少弯，估计总走了三个多时辰，地势已渐趋平坦，隧道还已到了尽头，仍然找不着婷姐姐！

唐玉面对着隧道尽头的岩壁，楞楞地发了阵子呆，然后急速地转过身来，往回奔走。

他想：“婷姐姐也许已经出去了？到洞口去看看再说吧？”

但，他想出洞，已经找不到原来那通衢，更找不到“手臂”了！

他已被掳在这谜也似的隧道里。

转来转去，仍然是那条中“指”隧道，连刚才的尽头处也找不着了！

头上冒着汗，嘴里喘着气，他在高低不平的隧道里急速地奔跑，喃喃地喊着“婷婷姐姐”。

但出路都找不着，还到那里找婷婷姐姐！

良久！良久！他四肢无力，

头脑胀痛，轻喊“婷婷姐姐”的力气也没有了！

他疲乏地靠着湿漉漉的岩壁，坐在地上。

饿了！身边没有点滴可以充饥之物，只好吃那颗“丹”胆！

他有些后悔：假如听婷婷姐姐的。何至于吃这些苦！

## 第八章 二仪旋风掌

千年蛇胆，其性至烈，唐玉正自后悔不迭，那“丹”胆已发生作用，先前觉得奇热难耐，慢慢地沉向“丹田”、“腹结”、“精促”，横向四肢百穴，上达“天庭”，人亦随着晕厥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唐玉始悠悠然苏醒过来，他睁开双目，只觉眼前一片明亮，原先运足目力，仍感漆黑如墨的隧道，此刻竟自毫厘可鉴，不禁大诧异，心想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我已身在洞外？”

他站起身来，不期而然地向左右前后瞥了一眼，仍然身在隧道之内，壁上湿漉漉的，长满了苔藓，左右两端，距立身之处不过丈许，亦正是隧道的转角，从隧道的坡度看，他判断出左边是往里，右边是外。这一切，俱各毫厘不爽地呈现在眼前，令他愕然呆立！

他沉思半晌，喃喃地低声自语着：

“既然身在洞内，此刻何以如此明亮？哦！婷姐姐曾说，蛇胆对眼睛有益，这是吃了‘丹’胆的缘故！”

语毕，又复展开身形，电光石火般地在隧道内奔行起来。奔行之中，他觉得内力有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尽之感，转

弯抹角，有如灵蛇，似毫不需运气提力，停身却步，内心自是无比欢愉。

这种欢愉之情，却无补于事实的困扰。

婷姐姐形迹无踪，自己又无法出得此洞，转来转去，仍然在这谜也似的隧道里面。

如此奔行二匝，又复回原先歇息之处，心想：

“这看情形，这隧道设非有人操纵，必是座阵法！如此盲目奔行，必将劳而无功，不如静下心来，慢慢找寻，或许可以找出些头绪来。”

一念至此，立刻缓步逐段而行，一面敲打洞壁，留心查察两侧岩壁，如此，又在隧道里兜了一圈，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脱困的痕迹。

所谓“安定安虑得”，圣贤之言，确有至理！

唐玉在细心查察之下，似已有所见，此刻，正停身在当面的岩壁之前，由下而上，静静地在观察。

这岩壁，颇像他原先选定的“中指”形隧道尽头，但仔细查看，却又不像，在他模糊的影象里，那“中指”形隧道尽头的岩壁，岩石斑剥，隐约似有苔藓。眼前的岩壁，非仅不见苔藓，且甚为平整，上端更有拳头大小的凸形“四”字。

他暗自寻思：从这“四”字看来，或许是五条隧道的编号？设如此，这座岩壁，自然不是原先所见的隧道尽头。

然而，自己亦曾仔细寻找过，原先那隧道何以不见呢？

“四”？“四”字与“死”同音，难道这“四”字代表着“死”的意义？

唐玉的个性执拗，意志坚强，想到“死”，倏然双目圆睁，神光外泄，显示着无比的刚毅！

不信邪的性情，加上久困的愤怒，“死”，岂能威胁了他！他满含慷慨赴义之色，唤运大雷神掌，推向岩壁。

“轰”声巨响，直震得岩石纷飞，隧道摇撼。

唐玉连服“珠”“丹”“丹田”，“任”“督”二脉已通，生死玄关已开，目下的功力何啻百年修为，一掌之威，足可开石裂碑，何况含怒出手？

但怪事连绵，这隧道只不过脱落些岩石，微感摇撼而已！“轰轰”连响，唐玉又劈出两掌！

狂飚过处，隧道里堆满了巨大岩石。

唐玉楞了！如此继续下去，非但于事无补，势将被逼无处存身！

倏地——

岩壁的那边传来极为细弱的对话声！

这声音，如非像唐玉一样的功力深厚，极难分辨得出。

唐玉凝神倾耳，只闻：“唉！巨响声明明从此处传出，何以一无所见？”

“怪事！大厅都震撼得连连摇晃。难道这千年古洞，出现了什么怪物？”

……

人语无声，步履远去。

唐玉的脑际，盘旋着“大厅”与“千年古洞”。

他在沉思着：“千年古洞”，自然是指整个隧道而言。

“大厅”呢？“大厅”在哪边？

穿过岩壁，可以到达大厅？

到达大厅，想必可以脱困！

因此，他右掌疾伸，旋即又迅速地放了下来。

一丝意念掠过脑际：大厅有人，人在这千年古洞里？

黑巾盟总坛在幻影峰，幻影峰在大洪山。

这隧道不是也在大洪山吗？

那大厅说不定就是黑巾盟总坛所在之地。

想到黑巾盟，他不禁怒火中烧，但却不敢轻举妄动，默默地低下头来。

半晌，他伸手探向腰际，含着笑意，轻手轻足地步向现已斑剥不堪的石壁，紧贴着左耳。

俄顷，他手中已握着一支乌黑晶亮的小箭，刺向岩壁。

武爷爷给他的小箭，是目前唯一可以助他脱困之物。

他久困隧道，寻婷姐姐无着，怎不心焦？既已推断那大厅可能是黑巾盟总坛所在之地，复又想出这脱困之法，能不倍加用力！

神物利器，果然不同凡响。

盏茶时间，那厚达丈余的岩壁，竟被他凿开一道高与人齐，宽约半尺的方形洞穴，足容一人挤身而过。

他不先出洞，缓缓地收起小箭，长长地吁了口气，这才提劲蓄势，闪身而入。

洞外仍是条弯弯曲曲的隧道，两侧亦是岩壁，但已不见苔藓，地下干干净净，像是经常有人打扫似的。

他不敢懈怠，蓄劲提气地缓缓向里行进。

转弯抹角，不多久，天然隧道丛已走尽，存身之处，正是人工修饬而成的甬道。

甬道比隧道略宽，两侧俱是青石嵌成的石壁，仍是弯弯曲曲的，隐约可见门户。

依据森罗门习艺的经验，他深知这种甬道，到处都是机



关，稍不留神，必将身陷其之中，况他推测此处乃是黑巾盟总坛所在之地，越发不敢大意，蓄劲凝神，一面查察，一面向里潜进。

前行数步，他征立在丁字甬道中心，不知该往哪边走！蓦地，右侧甬道，传来步履之声，像是正往他立身之处而来，他隐无可隐，只得提气纵身，一式“潜龙飞升”，紧贴着甬道顶端的石壁，吸气停身，像壁虎似的，俯身而视。

他身躯刚刚停稳，那右侧甬道的尽头，已转出一位身着蓝色劲装的虬须大汉，穿过丁字路口，直向前行。

那虬须大汉，甫一向右转弯，唐玉立即一式“飞燕穿帘”，疾掠而下，尾随其后，蹑足而去。

此刻，唐玉的神色似甚肃穆，但掩饰不住满心喜悦的欢愉之情。

原来，那虬须大汉的蓝色劲装太过惹眼了，那不正是玄冰鬼手林旭明手下副香主的装束吗？

玄冰鬼手林旭明的手下，既在此甬道出现，此处自是黑巾盟总坛所在之地，正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！”怎能叫唐玉不喜形于色呢！

如此蹑踪而行，不一会儿，那蓝色劲装的虬须大汉，已停身在一座漆黑晶亮的双合铁门之前，毫无顾忌的伸手向右侧石壁一按，那双合铁门倏地向两侧石壁之内退去，虬须大汉随即闪身而入，待唐玉疾掠而至，那铁门已然自动关上了。

当那铁门开合之间，唐玉已隐约见到里间是所大厅，厅内坐立着各式人物，据判断，大厅必是黑巾盟议事之所，本想依样葫芦，启门而入，又唯恐暴露身形，招来麻烦！

他呆立片刻，疾速的向两侧一打量，见两侧仍是甬道，未